

## 矮聲音

不少校友都趕回來，參加我們的畢業典禮。

今年最特別的校友，就是「滴答」。滴答滴答滴答……可不是如此簡單的聲音，因為這是超恐怖鐘錶聲。

「鐘錶！哪裡恐怖了？」「求好求準，一不準就成了廢物，不恐怖嗎？」

「滴答」曾在一座老鐘身上待了五百年，分秒不差，厲害吧！

另一位貴賓就是「轟轟」。他現任世上最長瀑布的聲音，聽說前兩次被臨時調去南亞和日本，示範兩場海嘯的巨響，世界級的震撼啊！事後，他後悔了，下了重話：「今後，天災事件別來找我。我寧願和所有災區的生物，一起低聲哭泣。」這話在聲音界流傳，已蟬聯數屆「最感動聲音」殊榮。

介紹完來賓，緊接著是校長致詞：

「……在人類的世界，我們聲音，已經擁有和『色彩』平起平坐的藝術價值，地位早已不容忽視！」校長用一種只有聲音能聽見的高亢聲調說著，他最擅長的就是高音，曾在好幾位歌王的身上待過。

「……在這兒，大家都學會至少一種發聲技巧，畢業之後，還請盡情展現才華，未來，聲音界是屬於你們的。」

我是聲音學院應屆畢業生，正坐在台下，身子規律的彎曲、起伏，像扭動中的小蛇，喔別怕，因為這是聲音真正的樣子。

「才不是，哪有這麼矮的聲音。」坐旁邊的同學插嘴：「我們的長相全都細細長長的，就你，矮矮短短一截。」

## 流浪聲音

別以為聲音一出生，便高低自如，輕重隨意，要是沒練好技巧，就只是雜訊而已。想出類拔萃，就得特別強調穩定度，舉校長為例，能一氣呵成推出渾厚的男高音，找不到

第二個了。晉身貴族，是每一道聲音的最終希望，貴族最起碼也要當個人類的聲音。只是，人的聲音會不會很複雜？說學逗唱、哭喊笑鬧，樣樣都是大學問。貓只有「喵喵嗚嗚」；狗「汪汪、狺狺」都不超過幾句，容易多了。

「唉！快去選個人類，我可以教你唱聲樂。」校長想親自決定我未來的路？就因為我和那位「轟轟」，有著某種遺傳上的關聯。

傳言「轟轟」在一次天災中展現震天大響，尾音啞了，不小心斷了一小截，脫落的這幾個音節沒消失，經過重組，居然形成一段短聲音——

「是我嗎？」

校長點點頭。以人類的關係看，我是「轟轟」的親生小孩！難怪在學校練習發聲時，總覺得同學們怎麼老做不好定音鼓漸弱的餘音？怎麼沒辦法吐出一道細細小小的嘆息？而我卻能輕而易舉學會最拗口的方言，或是緊湊簡短的嘮叨字句！

到校長室見「轟轟」時，他又高又大，一臉慈祥的望著矮小的我；對小時候我根本不記得多少，也只能笑著望他……我倒是蠻懷疑這層關係，樣子不高不壯的我，可能嗎？

不過老師們開始對我另眼相待：「資質夠，天生就是人類的聲音。」

想試探一下我的能力：「考你雷聲。」雷聲又強又響，誰料我才出半聲便輕鬆達陣。

「不錯，再考你高音。」硬著頭皮，我開始快速振動自己。身體已經呈現了波狀——聲音的動作，波浪高高的，聲音變大；波浪矮矮的，聲音就變小。有人形容我們更像一座座山峰和山谷，連綿不斷，山峰很密集的時候是高音；鬆散的時候就是低音。

爲了發這種音，我振動的頻率越來越快，越來越快！終於，啣——

教室裡的同學全皺起眉頭，「老師，這麼高的音，他構不著。」同學說出事實；老師則猛搖頭：「音沒對準！你穿了高跟鞋跑步啊，跌跤活該！音太低，不是高音 So。」所以啦，誰都有弱點，矮個子總有學不來的東西。

說實在，我根本不想飆高音，只喜歡趴在音箱裡面安靜沉思，或塞進五線譜的第三條線上做白日夢，當顆輕鬆的音符。

但終究，我還是有了選擇：「去老鷹那邊好了。天寬地闊中，讓自己化作一聲悠揚的長嘯」

「悠揚的長嘯？」校長聽了，笑哈哈：「你高音行嗎？找隻麻雀啾啾叫我就答應。」

「麻雀！整天吵架，自己聽都覺得煩。」

「所以說你的聲音是屬於人類的。」

「那幫我選個啞巴好了。」

「吼——」校長連嘆氣都像獅子吼，聲樂家的聲波，我躲都來不及就給撞個正著。

「哎喲哎喲，斷了！」我假裝骨折。其實，聲音哪有骨頭，晃一晃便恢復原狀，彈性大的咧！

「很好，你就出去當流浪聲音。」校長說。

「不要！」我開始耍賴。

幾個星期過去了，同學們陸續都接到工作，只剩我，還在猶豫。之前看了幾個嬰兒，全被我拒絕，動不動就嚎啕大哭我怎會要！校長沒辦法，讓我待命。

這回，又預約了一個對象，校長鐵了心，親自帶我去。

一上路，校長就沒停下話：「這女孩原本很活潑的，功課好，聽說口才也不錯。」

我們越過一面藍到不行的大海，穿過好幾朵靜置的雲絮。

「一年多前，由於病毒的感染，奪走她的視力。自此以後，她變得……嗯，不愛說話。」這是一處坐落海邊的坡地，坡下有個村集，村集下頭矗立著一幢紫屋頂的樓房。

「你知道我們當聲音的，怎受得了不被說出來的日子，所以她原本的聲音等了整整一年，終於申請調動。」來到樓房的二樓窗口，外頭的窗簷很特別，是原色木雕，窗口擺著幾盆天人菊，在陽光下燦爛盛放。

「能力好的聲音，不會浪費在不適用的位置，所以我允准了他的調動。留下的這個空缺，倒像是為你準備的。因為你說過，想當個……」

我們由窗口穿入，看到了，一個臉色蒼白的長髮女孩，略顯瘦削的坐在窗口。

「應該說你是運氣好，還是命中註定，無論如何，請好好把握這次機會。當作學習，也當成挑戰。」風吹進來，拂開她一張清秀的臉龐，我們順勢潛入他的柔韌的聲帶上。

「許多老師對你都有很高的期許……對了！她叫做小默。……」小默當然看不到也聽

不到我們的到來，木雕窗口面向大海，小默的一雙眼睛，似乎正看著遠方。

至於她緊閉的雙唇，似乎上了一道沉甸甸的鎖，不許任何聲音出入。

## 答應

天黑前，我答應了當小女孩的聲音，校長也滿意的回學校去了。

這天直待到晚上，我竟連一聲也沒被「說」出來。只好繼續等……我開始懷疑這女孩是不是連說話都忘記了。

隔天，一隻蜜蜂嗡嗡飛近，停落一叢擺在窗口的天人菊上，忙著採蜜，一位只管發嗡嗡聲的老哥探出頭來，朝我打招呼。我哪有空回應，通常小女孩看到蜜蜂必會驚呼，我正準備讓自己變成「驚呼」！

好一會兒才發覺自己太緊張了，女孩靜悄悄，跟泥塑沒兩樣。

「嘿！小老弟，」蜜蜂得花點時間，才能收集足夠的花粉，嗡嗡老哥偷空找我聊：「小默在看不見後，就沒說過話了。」

「什麼！小默沒說過話。」不會真成了啞巴吧？

蜜蜂飛向另一朵花，嗡嗡老哥立刻振動來「嗡嗡」響。

「換工作吧！哪有聲音待在一個不說話的人類身上當聲音。」

是嗎？我卻想著日子終於可以躺著慢慢過。

蜜蜂採完蜂蜜，一振翅，嗡嗡老哥跟著嗡嗡飛走。

自聲音學校畢業後，我們會依據各自學得的發聲技巧，分發世界各地工作。有同學選了河水，「潺潺」看似容易，怕是遇見暴雨後的激流漩渦，難度極高；有同學只想當一場小雨，「淅瀝淅瀝」敲起詩人般的氣質；要是想追求刺激，就上戰場，當爆炸聲，或機關槍答答的亂吼亂叫。

在聲音世界裡，工作並非都這麼辛苦，也有完全不需要技巧的，我們隨便擺個姿勢也能出聲，像是噪音，就是這樣胡亂出聲來的。噪音們四處流浪，沒有任何意義的活著。

而且，聲音如果靜太久，也會消散的。

因此我必須找機會拉拉筋，維持線條的圓滑。譬如抓準一片枯葉落地的「啪」一聲，

代它發個音；不然汽車的急促煞車聲，也能練練尖聲驚叫。

漸漸的，我明瞭了小默平時起居都由阿嬤來照料，生活非常的簡單。一整天，除了走上幾步，我可以當腳步輕輕踏出來的短音；剩下的一長段光陰她就坐在窗口，面無表情的遠眺，我試著想像窗外雲的飄浮，風的流淌，在她黑矇矇的眼幕上繪出的美麗色彩。

但畢竟我是聲音，是她說話的聲音，不是視力。

蜜蜂一飛來，嗡嗡老哥總是取笑我：「你還沒換工作啊！」

我悠哉游哉。「沒事做不是很好嗎？可以成天躺著看海！」不知為什麼，這種話講多了，總有一絲酸楚。

這天下午，來了幾個她的同學在門外：「小默，我們來了！」小默一動也不動，更別說起身開門。然後，是漸漸走遠的腳步聲。我突然好想幫幫小默，幫小默打開這扇緊閉的門。

## 蟬聲

我開始觀察小默，從鼻息、眨眼或是撥髮，終於發現小默坐在窗口時，眼神茫然，時而，又閃出異樣光彩，是聽見了什麼？

近中午，來了一道悠揚蟬鳴，小默神情一動，蟬鳴滑向小默的左耳。我立刻抓住蟬鳴的尾巴，想跟著蟬聲走，但就怕，萬一小默說話了，發不出聲音！擅離職守是會受到嚴厲的處罰，我遲疑了一下，只得鬆手。

一陣子後，又來一道，這回，我決定什麼都不管啦！小默絕對是最重要的。

蟬鳴轉身看到我，微微一笑，然後繼續深入。

耳朵裡，像進了一座黑漆漆的隧道，盡頭有張薄薄的鼓膜正在彈動，撞上去後，身子馬上彈到後面，我們循著連續三根耳骨繼續深入，幾朵耳環似的半規管，將我們來訪訊息通知了裡面，最後繞進一圈圈的耳蝸，進入小默的心裡。

蟬鳴的長身體整個彎過來問我：「朋友，你應該就是小默的聲音吧？好小的個兒，是不是小默不常說話的緣故？」

「是嗎？」我想否認，問：「這是哪？」隱約傳來有其它的聲音在。

「這裡是小默的心中，小默會收集她喜歡的聲音進來。」蟬鳴瞥我。

另一道聲音也進來了，「請問您是——」這聲音遙遠又模糊。「浪花。」他說。

蟬鳴正要說，便聽見海風也吹進來了。

「我們常常進來。不會待太久的，不過，能和小默在她心裡聊聊天，是愜意的事。」

我洩氣的說：「小默卻一直不說話。」

「負責人類說話的聲音，其實比只能單調、重複發聲的我們，厲害多了！」蟬鳴繼續說著：「現在你知道怎麼進來了，可以先在這聽聽小默她怎麼說，你也能說出你的想法給小默聽，小默就在那。」

每個人的心中，果真潛藏一種自己才聽得到的聲音，心裡的聲音跟我們完全不一樣，它不用聲波傳遞，耳朵聽不到。

但我確定，在這裡，小默可以聽到我，如同我也能清楚聽見小默的心聲。

「你好。」

「……」小默似乎很驚訝，卻沒回應。

「小默，我來這裡，是想認識你，我是你的聲音。」

小默依然沒出聲。

「聲音的世界裡，有很多很多精靈。而我……」我怎會開始哽咽？「小默的聲音也是一個精靈，小默不說話，小默的聲音，會慢慢變成世界上最寂寞的精靈。」

「我……我的聲音……精靈？」傳來小默的心聲了！雖然很小聲。

我高興的大聲說：「我，就是你的聲音精靈啊！差點被你遺忘的那個精靈。小默，你聽了海風的風聲，聽了浪濤的濤聲，聽了蟬鳴的蟬聲，……但你如果不說話，那麼誰也聽不到我了。」

「……」時間彷彿暫停，有鯨魚悠遠的叫了一聲，那叫聲本想循線進來，卻在耳朵外頭滑跤！擦著小默的臉頰繞個彎，又蜷回原路。

海風慢慢吹回浪花之間，蟬鳴也回到了腹鳴腔裡，他們都說：「小默太寂寞，才把大家都聽進來。」這話，我懂。

## 黑孩子

「啊！」嗡嗡老哥嚇一跳：「小默說話了！」

「說話了。」想起小默的第一句話，我明明早就準備好，卻慌慌張張搞砸了！幸好旁邊沒人聽到，重播給你聽，這是我發出的「第一句話」：「我、想……去海、邊。」乾澀、低啞、還斷斷續續。是誰說要給小默世界上最美妙的聲音呢？

我最近常出入小默心中，和小默盡情交談，我不再是聲音，而是小默無所不談的好友了。小默對我的那個聲音世界似乎挺好奇：「聲音的世界裡有海嗎？」「花兒也有香氣嗎？」哇！我如何才能解釋清楚，我們擁有的世界幾乎相同，大海一樣，百花的芬芳一樣，水面同樣有漣漪，不時有水黽輕巧巧的滑過兩邊的池塘界限……許多時候，我幾乎忘了小默的視力早已失去。

沒隔幾天，她居然向阿嬤要求：「想去海邊走走。」話一出口，阿嬤多激動。

這裡距海不遠，對小默來說，這段路卻需要用聽覺去行走。沿路都是聲音，小默全聽進去，她時而低呼，時而輕笑，我覺得自己的表現不錯，適切的呼應著，傳送著。

「呀！」這是驚呼。「嗯。」這是「好的」。「呵……」這是細細的笑。

直玩到夕陽入山了，阿嬤說：「該回家囉！」

一群小孩嘻嘻哈哈經過，看到小默，先是竊竊私語，接著：「她是瞎子耶！」

有個黑皮膚小孩：「大膽蝦！」忽然冒了一句簡直聽不下去的話。

我壓著怒氣，真想化作一頓罵，罵回去。但小默連句話也沒說，安靜的承受下來。

那天晚上，小默再度把門關上，上鎖，她不會又不說話了？

能聽到海浪聲的二樓窗戶緊閉起來，天人菊搬回了室內，讓蜜蜂只能不斷的敲打窗玻璃；而從遠方傳來的鯨魚吟唱，也只能悲傷的掉頭。

偷偷回到小默的心裡，四周靜得彷彿聲音都消失了，我急得想找個話題，卻慌亂無章。

「你來啦！我的聲音精靈。」

「嗯。」我說：「你……還好嗎？」

「不用擔心，我只是想靜一下？」聽小默這樣說，我放了心。

「你們聲音……會不會生病？」

「不生病。」

「真好，人類會生病，也會難過。」小默欲言又止。

「聲音也會難過，會生氣，但也會快樂的做好自己。」

「不生病就好。」小默說。

「因為我們沒體溫啊，從來不知道發高燒或冷得發抖的……」我話沒說完，小默插進一句：「聲音是有體溫的。」這話害我整個愣住，搞不懂裡頭的意思。

「不然，我怎會聽到有些話比冬天還冷。」

是那個黑孩子的話嗎？

### 我哪裡矮？

隔天下午，小默說：「我們再去海邊，聽海風，聽海浪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阿嬤就怕遇見那幾個壞小孩。小默搖著臉說：「沒關係啦。」

一路比上回還順，因為有我在引導，老實說，我開始打壞規矩！一邊當聲音，一邊當起小默的眼睛，幫她看清許多用聲音聽不見的實際狀況。這樣太分神，但我願意。

又來了！那幾個小孩。「大膽蝦！」黑孩子指著我們大喊。阿嬤很生氣，起身，準備上前教訓，被小默伸手拉住。看我們不理會，黑孩子摸摸鼻子，調頭去捉弄其他人。

不久，傳來有小孩跌倒的哭喊，黑孩子的笑聲。

小默站起來，循聲走過去，她去安慰那個踩進陷阱的小孩。黑孩子又笑：「大膽蝦好心喲！」小默突然抬起頭，「看」向黑孩子：「我看到是你做的，快道歉。」

「看見？哇！大膽蝦看見了，哈哈。」黑孩子笑到全身都在晃。

於是小默把聽到的過程說出來，有些是我臨時加上去，包括黑孩子要其他孩子挖沙



坑，「深一點才好玩。」接著鋪墊子、灑沙子掩蓋，還說：「你去叫來那個笨蛋阿忠過來。」直到阿忠踩進沙坑，大哭。

小默說得栩栩如生，簡直就是親眼所見，黑孩子整個嚇壞了：「你……看得到！」

「看得到。」小默把頭抬高高。

黑孩子只得承認：「我只是好玩而已，對不起啦，阿忠。」

阿忠才笑了，對小默說：「謝謝姐姐。」

小默慢慢踱回阿嬤身邊。哈，這幾句話，可讓我說得爽快極了！

幾個小孩都跟過來，黑孩子問：「姐姐，你到底看不看得見？」

「我看得見。」小默說：「我會看見我想看見的，像你，我看到的你，是個又高又帥的男生。」

「啊！」黑小孩頓時不知所措起來，搔搔頭說：「我沒有很帥啦。」

呵，這種話，我可是「說」得想在後面加上一陣……

小默終於回學校上課了。有一回他上台演講，說著說著還點到我：

「眼睛看不到，但我的心可以睜開，我曾看見風吹、蟬鳴，鯨魚在遠方呼喚甚至看見自己的聲音……。知道聲音是有x命的，有體溫、會呼吸。」結論來了，小默說：「我喜歡溫暖的關懷，不想聽冷言冷語，多希望這世界只充滿溫柔、美好的聲音。」

結束後的掌聲和呼喊，大到幾乎掀開了屋頂。

不過，小默有句「聲音也是有生命」，語氣必須在「生」字上瞬間拔高！我卻跟不上去，破了音。

儘管小默從未懷疑過我的實力，卻問我：「你是不是長得很矮？」

「喂喂！聲音沒身高體重。」

「我以前的聲音能高到跟玉山一樣，你沒跟上去喔。」

我拼命強辯：「我身材高挑，長相俊美。」

「真的？」小默撇撇嘴：「我又看不見。」

看來，得趕回學校跟校長請益一下，把高音儘快練好才行。